



真理问题 纵横谈

下 集

姚传旺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真理问题纵横谈

(下 集)

主 编

姚 传 旺

副主编

王孝哲 刁连堤 庄 琪

编 委

刁连堤	王孝哲	王乃贵	丛树伦
冉友聘	庄 琪	吴静波	罗开阳
胡 正	姚传旺	张东安	鲁世山
董思诚	解维领	谭继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0 号

真 理 问 题 纵 横 谈

(下集)

姚传旺 主编

责任编辑:曲 炜

封面设计:牛 昕

责任校对:王友清

版式设计:方 道

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址: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编:100091

电话:258.2931

258.186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版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字数:260 千字

印次:1995 年 10 月第 1 次

印张:9.875

印数:1—2000

册

书号:ISBN7—5035—1210—5/D·543

定价:12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 言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继续推动全国对真理问题的深入研究,正确地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人民论坛编辑部、重庆社会科学院、广州师范学院、海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青年干部学院、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系、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安徽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科研处、安徽大学马列部和哲学系、安徽师范大学宣传部和政教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合肥工业大学社科系、安徽机电学院社科部、安徽建工学院社科部、安徽医科大学社科部、安徽省青少年培训中心等单位,于1995年5月18日至23日在安徽省黄山市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三次真理问题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共有一百六十余人,其中既有许多全国知名老专家,也有一大批后起之秀,大家欢聚一堂,共同研讨了有关真理的重要问题。会后从一百多篇论文中选编了论文集《真理问题纵横谈》(下集)。该书选入的优秀论文,不仅对尚未解决的一些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讨和论述,而且提出、探讨、阐明了许多新问题,还有一批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来阐明、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实际问题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反映了近几年来全国哲学界研究真理问题的新成果。书中作者绝大部分是长期从事真理问题研究的老专家和一批哲学界的新秀,也有一些在具体掌握、运用真理来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成绩的领导干部。因此,该书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较大的实践意义。阅

读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更加准确地、完整地、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更好地探求、掌握和运用真理,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

该书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等选编,由姚传旺教授主编,王孝哲、刁连堤、庄琪为副主编,王孝哲、冉友聘、吴静波对一些文章作了修改和加工。编委除上述人员外,还有丛树伦、解维领、鲁世山、胡正、罗开阳、王乃贵、张东安、董思诚、谭继有。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和缺乏经验,论文集的选编工作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外,恭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1995年9月

目 录

开辟真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陈中立(1)
关于真理辩证法二题	崔自铎(15)
真理与谬误相互转化的内在根据	陈瑞生(24)
真理的本质属性和真理范畴的界定	田心铭(32)
论有用与真理	周宝玺(41)
符合真理论再认识	魏名国(53)
论真理的真实性与正确性	黄秀信(61)
真理只能存在于理性认识之中	罗开阳(67)
真理系统论	周新生(73)
真理的主观性及其意义	王会平(80)
论真理的主观性	孙兴化(88)
试论真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	唐恒青(93)
论真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严亚珍(100)
试论真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	冉友聘(103)
试论真理的抽象性	赵成文(110)
坚持具体真理	武惠庭(117)
关于真理条件性的几个问题	胡延凤(124)
预设与真理	王西华(131)
论真理的全面性	陆魁宏(137)
从广东改革开放实践看真理全面性内涵	江家齐 张双喜(143)
逼近真理	蔡灿津(151)
对绝对真理总和论的质疑	韩仁本(158)

试论真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吴静波(161)
略论真理的基本属性·····	姜保志(168)
真理和价值:两种视角·····	黄因贵 李景耀(173)
论价值因素在真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意义 ·····	李瑜青 王西元(179)
略论真理和价值的辩证法·····	吴晓虹(185)
关于判断实践对错、成败标准的再思考·····	李崇富 王继宣(191)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狭义性和广义性 ·····	张述元 张维祥(196)
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就集中体现于实践的 结果上·····	李春秋(200)
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及其意义·····	张玉华(206)
论人类真理性认识发展的系统动力·····	冯 锋(214)
自然科学真理的发展规律·····	冯元均(220)
邓小平对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坚持与发展·····	王孝哲(227)
论邓小平在实践中把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哲学意义 ·····	胡 正(235)
论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真理观·····	鲁世山(244)
陈独秀真理标准观述评·····	朱 洪(251)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姚传旺(254)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指导党校工作·····	刁连堤(274)
从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郭晓元 陈级高(280)
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	董思诚(286)
实践标准与党的建设·····	尹晓光(293)
心理学与真理·····	马立骥 潘 雷(296)
坚持真理,正确对待气功·····	潘克恒 蒋 平(302)

开辟真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陈 中 立

—

在科学研究中,许多成就的取得,许多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是以转换研究思路,找到一个合适的新视角为契机的。比如,天文学。这是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也是许多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最为重视的学科之一。今天,差不多每个人都相信地球是一颗环绕太阳作近似圆轨道运动的行星。太阳每天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又在西方落下,这是由地球每隔 24 小时便自转一周所引起的。可是,在仅仅几个世纪以前,无论在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中,能够找到的相关的知识体系几乎都倾向于另外一种看法,那就是地球不仅是静止的,而且位于宇宙的中心。现在我们知道月球是地球的卫星,是地球的一颗自然卫星,但它围绕地球的运转,和发自地球的人造卫星不无相似之处。由于掌握了天体运行的这一规律,作登月旅行已经成为一个被证实的事实,作远距离的太空旅行也将成为现实。然而,在四五百年以前,如果有人敢于提出这种看法,即使不被看作是持异端邪说者,也会被看作是荒谬绝伦的主张。但今天这种看法已被实践证明为无可争辩的真理。

天文学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值得科学史家大书特书的巨大的进步,是经过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漫长过程的。在这过程中的每一个重大的转折,无不和改换认识的视角有关。

天文学研究的主题是天象。天象和人们的生产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便很重视对天象的观察,总想弄清

楚天空群星间的真实关系，弄清楚秋去冬来、月亏月盈背后的真实原因。为了探求天象的这个真正实在，柏拉图设想，这个真正的实在必须是完美和理想的。根据天空中的许多星辰似乎都是在以地球为中心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同时，在古希腊人那里，圆通常被认为是能达到的最为完美的几何图形，所以，那时人们很容易得出天体运动真实的和基本的性质是圆形的结论。因而，柏拉图提出的天文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如何以圆形运动的角度去解释天体的运动。这样一个研究的思路，自然比当时宗教宣传什么神祇们驱驾着带火的四轮车横跨天际之类的解释要科学得多；也比埃及人相信宇宙类似于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地球位于盒子底部，天空位于稍拱出之处，那儿悬挂着许多灯盏的看法要先进得多。

柏拉图的学生欧多克索，根据柏拉图提倡的新视角进行研究，于是提出了宇宙体系的同心模型。即以地球为中心，周围围绕着月亮、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以及一些恒星共八个旋转的同心球层。这八个球层的每一个都联系着一些其他的辅助球层。这样，一共有二十七个球层。这个模型的提出，在当时是一个进步，帮助解释了许多天象问题。

但在这种模型的早期解释中，有一个问题即这些球层是如何得到动力的问题被完全忽略了。人们只是假定完美的球层本质就是可以旋转的。

亚里士多德则从球层是如何得到动力的这样一个新视角来研究问题。在他看来，欧多克索体系的缺陷在于：各组星层运动的各自独立、互不关联。他认为有必要将各个天体的运动联系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共有 56 个星层。最外部的星层是原动星层。所有其他的星层都和这个星层相联系，并且从中得到动力。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具体解释运动在各星层之间是如何传播的，但他提出了星层运动的动力问题，却是一个新思路，对后人的研究是有很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模型(体系)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个模型和巴比伦人长期积累的大量天文学数据,便不相吻合。而巴比伦人的这些数据却是从实践中来的。所以,在又过了几百年之后,托勒密终于弃置了亚里士多德将太阳、月亮和行星的各种运动互相联系起来所作的努力。他认为,根据已经获得的天文学数据,表明天象在逐渐变化。为了能够建立起历法和航海图表,关键在于能发展各种数学方法以精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所以,他特别重视拥有精确的计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托勒密采用了许多种设想,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模型。这些设想,有的是他自己提出的,有的则是别人提出的。这些模型,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结合起来使用,目标就是能计算出各种不同天体在天体运动中的正确位置和时间。今天看来,托勒密的体系是牵强的,然而,他又是成功的。因为,他能够为历法的制定和按航海所要求的精确度制定出天文学图表。同时,也正是由于托勒密体系在现实中极为实用和便利,从而才得到广泛的应用。为了实用而精确计算,这便是托勒密研究天文学的新思路、新视角。应该说,托勒密在这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就天体模型分为地心说和日心说两大类型来说,以上诸说都属于地心说这一大类型。除了地心说以外,日心说很早也被提出来了。比如,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便提出太阳是宇宙中心,太阳与恒星一样都静止不动,地球则绕太阳运动,同时绕轴自转。恩格斯曾称他为“古代的哥白尼”。但在哥白尼以前,日心说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占统治地位的则为地心说。在希腊人看来,那种认为地球是运动和旋转的看法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对上帝的不忠。直到十六世纪,哥白尼在经过了近四十年的辛勤研究以后,才系统地提出日心说体系。

哥白尼的功勋在于他创立了科学的日心地动学,但他的研究思路并不是突然从地心说跳到日心说的。哥白尼在对托勒密体系进行研究以后,并在分析过去的大量资料和自己长期观测的基础上,最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托勒密的体系过于繁复。的确,在托勒密的地心体系里必须用八十个左右的均轮和本轮才能获得同观测比较相吻合的结果。为了更加精确,这类小轮的数目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哥白尼和其他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一样,对这个复杂体系感到不满。他赞成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治学精神,主张以简单的几何图形或数学关系来表达宇宙的规律。认为简洁的解释要优于复杂的解释。因而,他重新对一千五百多年前由阿利斯塔克提出的日心模型进行了考察。结果他发现,如果把观察行星运动的角度从地球转为太阳,过去看起来似乎非常复杂的运动就变得很简单。这样,就可以消除托勒密体系中不必要的复杂性。然后,他才从天文学测量中推出了太阳周围各行星由近及远的次序: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从而才建立起了他著名的日心体系。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哥白尼最初的视角是追求简单性,从追求简单性中找到了日心说。

尽管哥白尼体系还有许多缺陷,他计算出来的天文图表也并不比托勒密的全面多少;但他方法的简洁性,对天文学家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改变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而且根本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所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问世以后,遭到顽固的哲学家和教士们的强烈围攻。但恩格斯则把这部著作称之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马恩全集》第20卷第533——534页)

以上,我们对从柏拉图到哥白尼这近两千年中天文学的发展,做了一个大致的勾勒。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宗教宣传的神祇驱驾带火的四轮车横跨天际,到柏拉图追求天体运动的完美,再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天体运动的动力问题,又到托勒密的重实用而精确计算,再到哥白尼的追求科学的简单性,每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都可以获得新的研究成就,从而推动科学发展。不仅天文学的发展和转换研究视角

同开拓新思路有关,其实其他科学以及哲学的发展,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和分析他们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每一个重大成就的取得,都和研究者研究思路的转变,找到一个合适的新视角直接相关联。

这里,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按照如此说法,不是变成转换认识视角成了认识发展的动力了吗?这和实践推动认识发展不是矛盾吗?

我认为,转换认识视角,开拓研究的新思路,的确是防止思维僵化,打破认识僵局,推动认识发展,促进科学繁荣的直接的并且是有效的动力;或者说得保守一点,它是直接的和有效的动力之一。这和讲实践推动认识发展并不矛盾。实践推动认识发展,这是从认识发展的根源上说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实践可以直接地、自然而然地发展认识。实践并不能直接地转换为认识的发展;而是必须通过主体对实践过程和结果的考察、分析,发现其中的问题,修改原有的思考方式和看法,开辟新的思路来研究新的问题,这样才能推动认识发展。如果遇到了新问题,还固守原有的思考方式和看法,那就是思想僵化,决然不可能发展认识。所以,在同一个实践过程和结果面前,既可以引出认识的发展,也可以形成思想的僵化。关键是能不能及时地更换思路,选择一个合适的新视角。当然,这里也很清楚,思路的更换和新视角的选择本身便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不是从胡思乱想、异想天开中得到的。以上天文学发展中每次视角转换的例子,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视角的转换便可以使研究取得成就,使认识得到发展呢?过去我们只是从经验中知道,为了求得发展,决不能死心眼儿,而应该换换思路,换换脑筋,多方面想想。现在根据复杂性研究的成果,我们知道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我们原以为非常简单的事物,其实它的本质也是极其复杂的。事物的复杂性,便是转换视角可以得到认识的深入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以上说的是科学研究和认识发展的一般情况。同样,它也适用于

真理论的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真理论的研究是有成就的。但近三、四年来进展不快,好象有点成胶着状态。从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真理问题文章谈论的内容,便反映出来。我不是说真理的全面性、系统性、具体性、抽象性、客观性、主观性、相对性、绝对性等等不可讨论;而是说,继续这样研究问题,讨论问题,会走入死胡同。因为,这样讨论问题,太抽象,太脱离实际,没有时代气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研究问题,最多只能做到能比较完满地解答学生的问题,而不可能产生出创造性的成果。因为被某种思维模式框住的思想,如同被加上了樊篱枷锁一样,是不可能开出自由灿烂的花朵的。

所以,为了繁荣真理论的研究,使我国在世纪之交的真理论研究能呈现一个新的局面,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联系实际,放眼世界和将来,开辟研究的新思路,探寻新的研究视角。

二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拓展、去开辟研究真理的思路呢?

首先,可以从作为真理论的坚实基础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方面拟定真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探寻新思路。

自然科学是真理论的坚实基础。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并经科学实验检验过的;它是人类认识中最精华的部分,是每个时代人类认识的结晶。因而,人们常常在自然科学的成果和真理之间划等号。而真理论则是以真理为其研究对象的。所以,真理论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自古以来便十分密切。自然科学的成就为真理论的研究提供材料、手段、方法等等;真理论的研究则又为自然科学的探究提供方向和形而上学(哲学)武器。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更自觉地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基石。恩格斯和列宁便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和研究中的问题在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真理和谬误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建构起了辩证

唯物主义真理论的基本框架。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所以，真理论的研究，必须密切注视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新成就。

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给真理论研究提出了哪些课题呢？我以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科学革命和真理过程。许多人把近一个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称之为一次新的科学革命，或现代科学革命。新科学革命，自然是对着前一次科学革命而言的。但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前一次科学革命是指“真正的自然科学”从哲学和神学中分离出来的独立革命。那次革命从何时开始，看法不一。有的笼统说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有的认为 1543 年是近代科学开始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表了两部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的著作，一是哥白尼的《天体运动论》，一是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论》；还有的认为，伽利略是自然科学的“第一位近代人物”，因为他以观察和实验作为研究的基础，这乃是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观察或实验是研究的起点，也是最后的裁判者。尽管那次革命从何时算起看法不一，但对牛顿是近代科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是前一次科学革命的完成者，今天人们的看法，可以说比较一致。所以，近代科学，或者称为经典科学，它的核心就是牛顿力学。近代物理学、天文学以及机械、土木建筑和工程技术等，都是以牛顿力学为其理论基础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相继问世，动摇了牛顿力学在科学中的核心地位，使自然科学从经典科学向非经典科学转化，或者说，开始了一个非经典科学化的过程。

科学革命，从哲学的眼光看，它是认识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命。因而，研究认识论和真理论的人，就不能不关心科学革命。可以从科学革命方面，系统地深入地探究真理是过程的问题。科学革命是相对于科学的常规发展而说的，那么，在真理过程中有没有常规和革命之分？如果有，两者的分别形态是什么？科学革

命将使世界的科学图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么,在这里,真理和谬误的界限在哪里?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同。社会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一个阶级(集团)推翻另一个阶级(集团)的统治。在科学革命中,从目前的情况看,则不是一个新学科完全取代老学科,比如,不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完全取代牛顿力学;而是新学科的创立,不断缩小老学科的适用范围,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的创立,大大缩小了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

那么,这一现象给真理过程的研究有些什么启示呢?或者,倒过来,从真理过程的视角看,科学革命的最后结局是不是也会是新学科取代老学科?如果不是,什么叫革命?以什么为标志说明现代科学革命的胜利?如果是,那么,新科学革命的结局将会是怎样的?总之,许多问题都值得探讨。而且,在这里还可以好好研究和分析一下科学家、科学史家,特别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革命的各种见解。这样,也许能使我们的真理过程论变得有血有肉,生动丰富;对正在进行的新科学革命,从形而上学的高度给予一点预见和启示。

第二,思维方式和真理。真理是人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正确把握,这是一个过程。认识要达到真理,不仅和主体不断增加反映客体的新知识有关,而且和思维方式的关系更直接,也更密切。什么是思维方式,现在并没有统一的界定。然而,它是认识活动开始前在人头脑中便已存在着的,它对认识的展开和对认识所能达到的结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这些方面大家的看法,或许可以说,大致相同。我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把思维方式看作是人的认识定势和认识运行模式的总和。认识定势,是指认识活动开始前的一种认识态势,即主体先存的意识状态,如思维的功能结构,认识图式,认识的心灵状态,等等。认识运行模式,指认识运行中的方法、逻辑、线路、公式,等等。认识定势和认识运行模式是紧密相连的。也可以说,认识定势中已包含着、隐藏着认识运行模式,认识运行模式是认识定势的显现和展开。就像功能和结构的关系那样,功能总是结构的呈现。但它们

又不完全相同。从一定意义上说,认识定势是思维方式的静态表现,只是一种态势;认识运行模式乃是思维方式的动态表现,在这里,态势转变为动势。静态方面和动态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的表现思维方式。

皮亚杰只研究了“图式”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建构、发展情况。其实,作为思维方式,不仅在个体的成长中有个建构、发展的过程;而且在类的存在和发展中,也是逐渐变化和更新的。这一点,在科学革命前后的比较中,看得最清楚。比如,从牛顿动力学的眼光去看,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变化,都是线性的,决定论的。只要我们知道某系统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我们就能准确无误地推知它过去的和未来的行为和状态。如果从量子力学的眼光去看,世界上则是除了少量的决定性现象之外,大量的随机性现象。这类现象是不确定性的,它遵循的是统计规律。而如果从混沌学的眼光去看,那便是世界上除了决定性现象和随机性现象以外,更多的更广泛的乃是混沌现象。它遵循的是非线性系统的复杂的混沌规律。显而易见,这是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在量子力学和混沌学提出之前,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是完全占着统治地位的。不但在科学界,而且在普通人的头脑里,自觉不自觉地都是按照牛顿力学造就的认识定势和认识运行模式,在那里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甚至直到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然占据着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因为,非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今天还只在科学界和少量先进人物那里有市场。

但不管怎样,科学和科学革命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常常把科学和真理划等号,把科学方法看作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然而,科学本身是发展着的。科学革命常常给我们带来关于世界、宇宙以及人类生存空间等诸方面的新思想、新概念。每次科学革命(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的成功,都深远地推动了人类思维方式的更新。思维方式更新了,原先被你认识的世界好象也跟着改变了,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完全新的世界。

第三,从方法论方面给我们研究真理以许多新的启示。科学发展的新成就,特别是在非经典科学化过程中涌现出的许多新兴学科,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许多新现象,比如,系统、层次、信息、熵、耗散结构、协同、超循环、突变、混沌、分形,等等。同时,这些新兴学科又告诉我们,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不都是牛顿力学揭示了的线性的、决定论的规律。应该说,客观事物的绝大多数规律,都是非线性的、非决定论的。牛顿力学只是非线性规律中的特例。事物的本质不表现为简单性,而表现为复杂性。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是如此,作为对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本质的正确反映的真理,也不应该是简单的,它的发展规律也不只是线性的、决定性类型的,而应该多数表现为非线性、非决定性的复杂性类型。我们讲的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几对范畴,在这里是显然不够用的。所谓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分别论述了的,后来恩格斯对它做了改造、概括而成的。它的最高的自然科学基础,乃是牛顿动力学。如前所说,一百多年过去了,科学又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牛顿力学的统治地位早已动摇,行将结束,取代它的将是复杂性的科学研究。自觉地将自然科学作为自己基础的真理理论研究,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大发展。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科学成就来重新研究真理的本性、真理的发展规律、获得真理的途径、手段和方法,以及真理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等等问题。在这里,真理理论的研究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真理和时间的关系本身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

总之,自然科学是真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会给真理论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应该善于捕捉这些课题,使真理论的研究永葆青春。

三

我们还可以从最贴近人们生活、最能显现真理价值的社会和社会科学方面,拟定真理论的研究课题;尤其可以从社会发展和社会实